

醫門法律卷五諸方目錄

瘧症門方

白虎加桂枝湯

蜀漆散

牡蠣湯

柴胡去半夏加枳實湯

柴胡桂薑湯

龍甲煎丸

桂枝黃芩湯

人參柴胡引子

柴朴湯

加味香薷飲

祛瘧散

二朮柴葛湯

柴苓湯

半夏散

露薑飲

二十四味斷瘧飲

痢症門方

金匱小柴胡去半夏加枳實芍藥湯

活人敗毒散

大黃湯

芍藥湯

白朮黃芩湯

黃連阿膠丸

白頭翁湯

加減平胃散

蒼朮地榆湯

槐花散

犀角散

黃連丸

生地黃湯

鬱金散

茜根散

十寶湯

芍藥黃芩湯

香連丸

大承氣湯

地榆芍藥湯

敗毒散

參苓白朮散

倉廩湯

黃連飲

犀角丸

葛根湯

括薑根湯

陳米湯

治痢後渴

澤漆湯

茯苓丸

痰飲門方

桂苓朮甘湯

腎氣丸

甘遂半夏湯

十棗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木防己湯

木防己加茯苓芒硝湯

澤瀉湯

厚樸大黃湯

小半夏湯

椒瀝黃丸

小半夏加茯苓湯

五苓散方見四卷三氣門
上慎金匱方

外臺茯苓飲

星附六君子湯

即六君子湯加南星
附子方見眩病門

崔氏八味丸方見二卷
寒門

二賢湯

蠶屎湯

茯苓丸

神朮丸

老痰丸

瓜蒌半夏丸

千緡湯

御愛紫宸湯

四七湯

大川芎丸

小川芎丸

旋覆花散

化涎散

八珍丸

鵝梨煎丸

法製半夏

神芎導水丸

咳嗽門方

小青龍湯方見前
痰飲門

桂苓五味甘草湯

苓甘五味薑辛湯

茯苓五味甘草去桂加薑辛夏湯

茯苓五味甘草薑辛湯

華蓋散

參蘇飲

人參荊芥湯

三拗湯

橘皮半夏湯

加減瀉白散

水煮金花丸

紫菀膏

人參白虎湯

清暑益氣湯

五苓散

白朮湯以上四方見
四卷三氣門

欬氣丸

黃連解毒湯

滾痰丸方見痰
飲門

桑白皮湯

杏仁羅蘆子丸

清金潤燥天門冬丸

鳳髓湯

蜜酥煎

溫肺湯

加味理中湯

加味三才湯

六味地黃湯

寧肺湯

五味黃耆散

麥門冬飲

人參芎歸湯

四物桂枝湯

瓊玉膏

八味丸方見中寒門

白虎湯方見三氣門

四物芩連湯

人參養肺湯

鍾乳補肺湯

訶子散

真武湯方見中寒門

附格門方

柏子仁湯

人參散

既濟丸

檳榔益氣湯

木通二陳湯

導氣清利湯

加味麻仁丸

皂角散

大承氣湯

進退黃連湯自擬

資液救焚湯自擬

醫門法律卷五

瘧證門論一首
律三條

法九條

南昌喻昌嘉言甫著

黎川陳守誠伯常重梓

瘧證論

喻昌曰瘧之一病無如內經論之最詳最微隨其病之所形按法利之莫不應手而愈蓋九鍼之用通於神明不可有微芒之差心故內經論瘧不得不詳也後世惑於鍼石不可與言至巧乃以藥劑攻邪存正調榮衛之偏和陰陽之逆於是種種聖法不適於用矣如張子和見羸人病瘧二年不敢輒投寒涼取刺瘧論詳之刺其十指出血立愈此正內經所謂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堅束其處決去其血則邪往而不得并故立愈也以子和之久諸鍼法且檢鍼經致其詳慎鍼其可以清用哉舍鍼而求內經用藥之捷法茫然無可下手矣予之所以心折仲景稱爲百世之師者每遇一證必出一法以緯內經之不逮一言當千百言而居其要也夫人四體安然外邪得以入而瘧之每伏藏於半表半裏入而與陰爭則寒出而與陽爭則熱半表半裏者少陽也所以寒熱往來亦少陽所主謂少陽而兼他經之證則有之謂他經而全不涉少陽則不成其爲瘧矣所以仲景曰瘧脈多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鍼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只此七言而少陽一經汗吐下和溫之法具備其他瘧瘧溫瘧壯瘧瘧母四證要不外少陽求治耳出傷寒論之緒餘以補內經下手之法非聖人而能之手謹將金匱真義一一發明於左

少陽乃東方甲木之象故其脈主弦此不但初病之脈乃爾即久瘧正虛脈不鼓指而弦象亦隱然在內所以仲景云瘧脈自弦由首及尾脈之屢變縱不同而弦之一字是實徹之也瘧邪之全於榮衛正屬少陽半表半裏始之似瘧非瘧與後之經年不解總一少陽主之蓋瘧發必有寒有熱其寒熱之往來適在少陽所主之界偏陰則多寒偏陽則多熱即其純陰無寒而爲瘧瘧溫瘧純寒無熱而爲壯瘧要皆自少陽而逆其極偏補偏救弊亦必還返少陽之界陰陽兩協於和而後愈也施汗吐下之法以治寒熱施和溫之法以治虛寒無非欲致其和平耳瘧邪如傀儡少陽則提傀儡之絛索操縱進退一惟少陽王張豈不快哉年游刃空虛也耶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仲景既云弦數者多熱矣而復申一義云弦數者風發見多

熱不已必至於極熱極則生風風生則肝木侮土而傳其熱於胃坐耗津液陽愈偏而不返此未可徒求之於藥也須以飲食消息而止其熾熱即梨汁蔗漿生津止渴之屬正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若但熱不寒者即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內經謂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仲景之重引其文另有鈔義蓋從上條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抽絲引絮而出其證謂弦數之脈熱盛生風必侮土而傷其津液由少陽而入陽明兩經合邪其熱倍熾倘不能以飲食消息急止其熱則熱之移於胃者必上熏心肺少氣煩冤而心肺病手心熱欲嘔而胃自病所以繼之曰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燂肌肉蓋傷寒病三陽合邪其來如風雨如霹靂令人莫當而瘧之在少陽苟不入於陰而但出於陽迨至兩陽合邪亦豈能堪之耶故知消息而止入胃之熱邪真聖法也然仲景之法亦從內經而得內經謂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又謂虛者不宜用鍼以甘藥調之昌知意中在用甘寒也溫瘧者其脈如平人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內經言溫瘧有二但先熱後寒仲景所名溫瘧則但熱不寒有似瘧瘧實不同也瘧瘧兩陽合邪上熏心肺肺主氣者少氣煩冤則心主脈者陽盛脈促津虧脈代從可推矣溫瘧脈如平人則邪未合而津未傷其所以但熱而不寒者則以其人素有瘧氣榮衛不通故瘧之發於陽不入於陰即入而陰亦不受所以骨節煩疼時嘔邪氣扞格之狀有如此者惟用白虎湯以治陽邪而加桂枝以通榮衛斯陰陽和血脈通得汗而愈矣在傷寒病衛強榮弱衛氣不共榮氣和諧者用桂枝湯復發其汗立愈此瘧邪偏著於陽桂枝湯藥即不可用但用白虎湯大清氣分之熱少加桂枝合陰陽而兩和之乃知仲景之法絲絲入扣也其內經所稱先熱後寒之溫瘧一者先傷於風後傷於寒風為陽邪寒為陰邪瘧發時先陽後陰故先熱後寒也此以風寒兩傷榮衛之法治之初無難也其為冬感風寒深藏骨髓內舍於腎至春夏時令大熱而始發其發也瘧邪從腎出之於外而大熱則其內先已如焚水中火發雖非真火亦可畏也俟其瘧勢外衰復近於腎而陰精與之相持乃始為寒設不知壯水之主以急救其陰十數發而陰精盡矣陰精盡則真火自焚灑灑時驚目亂無精項之死矣所以傷寒偏犯下虛之人謂邪入少陰無陰精以禦之也而溫瘧之慘豈有異哉此亦仲景意中之隱昌特此例陳情以為來學之助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瘧多寒者寒多於熱如三七二八之分。非純寒無熱也。純寒無熱則為陰證。而非

瘧證矣。此條又抽絲引絮。即上條兩陽合邪。上焦心肺證中。復指出多寒少熱一證。蓋邪之伏於心下。適在膻中心包之位。心為陽中之陽。陽邪從陽。尤為易入。邪入則心虛。經曰心虛者熱收於內。內收其熱。并其邪亦收之。不易外出。其寒多之一因也。邪入心胞。都城震動。周身精液悉力內使。重畫裏。膈內之邪為外所拒。而不易出。又寒多之一因也。心者牡藏。故即以寒多熱少之瘧。名曰牡瘧。用蜀漆散和漿水吐其心下結伏之邪。則內陷之邪亦隨之俱出一舉而兩遂。無餘矣。豈不快哉。蜀漆常山苗也。常山善吐。何以不用常山而用蜀漆。取苗性之輕揚者。入重陽之界。引拔其邪。合之龍骨鎮心寧神。蠲除伏氣。雲母安藏補虛。媚茲君主。仲景補天浴日之方。每多若此。至如溫瘧亦用此方。更加蜀漆以吐去其心下結伏之邪。蓋一吐則周身之痺皆通。而榮衛并可藉以無忤。則又以吐法為和法者也。其附外臺秘要牡蠣湯一方同治牡瘧者。又初感病時風寒未清。傳變為瘧。結伏心下。故方中用麻黃以散風寒。并藉之以通陽氣耳。可見病之途原不一。學者於此一證二方而比參之。以求生心之變化則幾矣。

論金匱柴胡去半夏加枳實湯方

治瘧病發渴者亦治勞瘧

此仲景治少陽病全體大用之一方也。仲景謂瘧邪

盛衰出入必在少陽表裏之間。小柴胡湯乃傷寒少陽經天然不易之法。渴者去半夏加枳實。寒亦天然不易之法。而施之於少陽邪傳陽明傷耗津液之證亦為天然不易之法。蓋渴雖陽明津竭而所以致陽明津竭者全本少陽之邪。觀內經刺法渴者取之少陽。非以其木火之勢劫奪胃津而然耶。故瘧邪進退於少陽即以此方進退而施其巧。柴胡黃芩對治木火。人參甘草扶助胃土。枳實生津潤燥。薑棗發越榮衛。若夫瘧瘧之病其木火盛榮衛衰津液竭亦不待言。故并可施此方以治之也。

論柴胡桂薑湯

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此瘧之寒多熱少或但寒不熱非不似於牡瘧而微

甚則大不同。仲景不立論止附一方。且云服一劑如神。其邪之輕而且淺從可識矣。蓋以衛即表也。榮即裏也。胸中之陽氣散行於分肉之間。今以邪氣痺之則外衛之陽反鬱伏於內守之陰。而血之痺者愈凝結而不散。遇衛氣行陽二十五度而病發。其發邪之入榮者既無外出之勢。而榮之素痺者亦不出而與陽爭。所以多寒少熱。或但有寒無熱也。小柴胡湯本陰陽兩停之方。可隨瘧邪之進退以為進退者。如桂枝乾薑則進而從陽。芍藥者之邪可以開矣。

更加牡蠣以軟其堅。則陰陽豁然貫通。而大汗解矣。所以服一劑而如神也。其如苓連以退而從陰。亦可類推。病瘧以月一日發。當十五日愈。設不差。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為癰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鼈甲煎丸。此見瘧邪不能久居少陽。即或少陽經氣衰弱。不能送邪外出。而天氣半月一更。天氣更人身之氣亦更。瘧邪自無可容矣。否則天人之氣再更。其瘧邪縱盛。亦強弩之末。不能復振矣。設仍不解。以為元氣未生耶。而月已生。晚矣。元氣何以不生。以為邪氣不盡耶。而月已由滿而空矣。邪氣何以不盡。此必少陽所主之脇肋。外邪盤踞其間。依山傍險。結為窠巢。縣官當一指可撲之時。曾不介意。漸至滋蔓難圖。與言及此。不覺涕泗交流。乃知仲景急治之法。真經世罕物之大法也。再按談醫者。當以靈素為經。金匱為緯。讀靈素而不了者。求之金匱。矩矱森森。但旨深詞約。味如嚼蠟。不若內經之芻蕘悅口。所以古今注內經者。不下百家。而注金匱者。卒罕其人。即間有之。其胸中渾是疑團。擇顯明之句發揮一二。隨實其說。觀者曾何賴焉。歷代名賢。屈指不過數人。咸以仲景之學為絕學。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其所以卓冠億兆人千百年者。各從內經分頭證入。如瘧病一門。葉氏病源妄分五藏。後人謂其發明內經深信不疑。而不知瘧邪不從臟發。內經所無之理。葉氏臆言之耳。陳無擇三因之說。臆之。乃謂夏傷於暑。秋為瘧瘵者。不可專以此論。何其甘悖聖言耶。至論內因。勦說葉氏心肝脾肺腎五瘵立言。仍是巴人下里之音矣。張子和治瘧喜用汗吐下三法。自誇本於長沙。詎知仲景所為汗下者。但從內陽之和法而進退其間。不從傷寒之汗下起見也。其可吐者。或用瓜蒂。或用常山苗。各有深義。亦豈漫然而吐之耶。且子和謂治平之時。其民夷靜。雖用砒石辰砂有毒之藥。以熱治熱。亦能取效。是何言哉。至東垣丹谿。偏遵內經夏傷於暑。秋必瘧瘵之論。多所發明。而謂吳楚閩廣之人患瘧極多。陽氣素盛之處。其地卑溼。長夏之時。人多暍瘧。霍亂瀉痢傷溼熱也。此語誠為聰明絕世矣。然於內經之旨。尚隔一層。內經運氣暑與濕同推不分。彼此曹何分南北乎。內經本謂夏傷於暑。長夏傷於溼。秋必瘧瘵。脫落五字。遂謂秋傷於濕。冬生咳嗽。而傷燥一氣。古今絕無一人出而題言。此等大綱不正。亦何貴於識大之賢哉。且丹谿所論十二經皆能為病。固即刺瘵篇之言。曷不遵金匱推足少陽一經為主。坐令多歧亡羊耶。方書俱以溫瘧為傷寒壞病。與風瘧大同。此言出於何典。至於壯瘵。總無其名。統括於寒瘵之內。誤指寒瘵為藏寒之極。故無熱有寒。用薑桂附子溫之。又有更其名為壯瘵者。又受寒濕陰盛陽虛不能制陰。所以寒多不熱。悽愴振振。亦

行溫熱之法，真是殺人，不轉暖矣。又謂暑瘧即瘧，瘧者用縮脾等藥，從無有救。木火少陽之邪，如救焚者，適無而南其指，抑何生民之不幸耶？律三條，凡治瘧，不求邪之所在，輒行大汗，大傷人正氣者，醫之罪也。瘧邪在於半表半裏，故有寒有熱，若大汗以傷其表，大下以傷其裏，是約及增瘧矣。倘瘧邪伏而未盡，約過再發，更將何法以處之？凡用吐法，妄施惡劣之藥，并各種丸約，傷人臟腑者，醫之罪也。吐法止可用清芩之氣，透入經絡，引出瘧邪，如酒浸常山，不用火煎之類，其膽礬信石等丸，吞入腹中，粘著不行，攪亂腸胃臟腑，究竟無益，戒之戒之。凡用截瘧之法，不俟瘧勢稍衰，輒求速止者，醫之罪也。截者堵截也，兵精餉足，寇至方可堵截，若兵微城孤，不可截也。在壯盛之體，三四發後，瘧勢稍減，可以截之，其虛弱之人，始終不可截也。誤截因致腹脹者，每多壞事，即服約亦有避忌。瘧將來可服約阻其來，將退可服約追其去。若瘧勢正盛，服約與之混戰，徒自苦耳。但瘧之來去既遠，約不相及，五不當。故服約約在將來將去之時也。

○白虎加桂枝湯方 金匱方有論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枝三兩 右剉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蜀漆散方 金匱方有論

蜀漆洗去 雲母燒二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匕，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

○牡蠣湯 治牡蠣外臺秘要方

牡蠣四兩 麻黃四兩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栝實湯方 金匱方有論

柴胡八兩 人參三兩 黃芩三兩 甘草三兩 栝實根四兩 生薑二兩 大棗十二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服二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方 金匱方有論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 乾薑二兩 黃芩三兩 栝實根四兩 牡蠣三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服二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方 金匱方有論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 乾薑二兩 黃芩三兩 栝實根四兩 牡蠣三兩 甘草二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服二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鼈甲煎丸方 金匱有論

鼈甲分二烏扇分三黃芩分三柴胡分六鼠婦分三乾薑分三大黃分三芍藥分五桂枝分三葶藶分一

石韋分三厚朴分三牡丹分五瞿麥分二紫葳分三半夏分一人參分一麋蟲分五白膠分三蜂窠分四

赤硝分二蟅蛭分六桃仁分二右二十三味為末煨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鼈甲於中煮令沈爛如膠漆絞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千金方用鼈甲十二片又有

海藻分二大戰分一麋蟲分五無鼠婦赤硝二味以鼈甲煎和諸藥為丸

○桂枝黃芩湯

柴胡二兩黃芩人參甘草各四錢半夏四錢石膏知母桂枝各五錢右為粗末每服五七錢

水煎 昌按此方小柴胡湯合白虎加桂枝湯於和法中兼解表熱遵用仲景聖法可喜可喜

○人參柴胡引子 事親

人參 柴胡 黃芩 甘草 大黃 當歸 芍藥各等右為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

片煎至七分去渣溫服 昌按此即小柴胡去半夏加大黃當歸芍藥大柴胡去半夏枳實加人參當歸於和法

中略施攻裏之法深中肯綮

○柴朴湯

柴胡 獨活 前胡 黃芩 蒼朮 厚朴 陳皮 半夏 白茯苓 藿香 小

甘草二分水二鍾生薑五片煎一鍾發日五更服氣弱加人參白朮食不化加神麴麥芽山查 昌按此方

治瘧因起於暑濕及食滯者宜之

○加味香薷飲

香薷二錢厚朴製扁豆炒白朮炒白芍藥炒陳皮 白茯苓 黃芩各一黃連煨汁

甘草炙 諸苓 澤瀉各五木瓜七分右生薑煎服口渴寔者加天花粉葛根知母虛者加五味子麥門

冬人參 昌按此方暑邪入裏外無表證者宜之

○祛癰散

黃耆錢六分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砂仁

草果

陳皮去白

五味子錢一

甘草七分 烏梅三枚

水二鍾生薑三片棗二枚煎一鍾溫服

昌按此方表裏之邪已退中氣虛弱者可用

○二朮柴葛湯 治諸癰必用之劑

白朮

蒼朮

柴胡

葛根

陳皮錢七

甘草五分

若一日一發及午前發者邪在陽分加枯苓按

苓半夏錢一熱甚頭痛加川芎錢一乾石膏錢一口渴加石膏知母麥門冬錢一若間日或三日發午後或夜發者邪

在陰分加川芎當歸酒炒各錢一熟地黃酒炒各錢一知母錢一酒黃耆酒紅花各錢一提在陽分可截之若間一日連發

二日或日夜各發者氣血俱病加人參黃耆白茯苓各錢一以補氣川芎地黃歸芍以補血若陽瘧多汗用黃耆

人參白朮以斂之無汗用柴胡蒼朮白朮黃耆葛根以發之若陰瘧多汗用當歸白芍熟地黃耆黃柏以斂之

無汗用柴胡蒼朮川芎紅花升麻以發之胃氣弱飲食少或服截約傷脾胃而食少者加人參酒芍藥大麥芽

錢一傷食痞悶或有食積者加神麴麥芽枳實錢一黃連五分痰盛加姜半夏南星枳實錢一黃連黃芩錢一

若用截之加檳榔常山青皮黃芩錢一烏梅肉三枚日久虛瘧寒熱不多或無寒而但微熱者邪氣已無

只用四君子湯合四物湯加柴胡黃芩黃耆陳皮以滋補氣血

○柴苓湯

治瘧熱多寒少口燥心煩少睡

即小柴胡湯合五苓散見三氣關

昌按活人柴苓湯治瘧之要藥也

然不敢輒入正選姑存備用者則以五苓散利水恐遇木火乘胃大耗津液大渴飲水自救之謚反利其小水而

自犯其律也用方者詳之

○半夏散

治瘧癰發作有時熱多寒少頭痛額角并胸前肌肉瞤動食纔入口即吐出面色帶赤宜服之

○生夏

治七次為末姜汁調作餅曬乾

藿香

羌活

芍藥各一牽牛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食後白湯調下

○薑姜散

治脾胃瘧癰發為寒熱

○生薑

四兩

右和皮搗汁一碗夜露至曉空心冷服

○二十四味斷癰飲 治久瘡

常山酒炒 草果 檳榔 知母酒炒 陳皮 青皮 川芎 枳殼 柴胡 黃芩 荊芥

白芷 人參 紫蘇 蒼朮 白朮 半夏 良姜 茯苓 桂枝 葛根 甘草

杏仁 烏梅焙 右以咀每服一兩水二盞姜三片棗一枚煎八分發日早服 昌按此方治久瘡母瘡邪

氣散漫表裏俱亂廣其法以求之然仍不離小柴胡湯為主亦可喜也

治瘧因勞役憂思而作汗多食少倦甚者補中益氣湯勞瘵 小柴胡湯加常山截瘧神效 方見黃 婦人久

瘧用小柴胡合四物湯服之小柴胡湯見黃疸門 四物湯見婦人門 小兒瘧疾有痞塊坐地芍約各一錢陳皮川芎炒黃芩半夏

各一錢甘草三分加薑煎調醋炙鹽甲末效 正傳有二男子嘗年四五十各得瘧瘧三年俱發於寅申巳亥日

一人晝發發於巳而退於申一人夜發發於亥而退於寅晝發者乃陰中之陽病宜補氣解表與小柴胡倍柴胡

人參加白朮川芎葛根陳皮青皮蒼朮夜發者為陰中之陰病宜補血疎肝用小柴胡湯合四物湯加青皮各與

十帖加薑煎於未發前二時每日一帖服至八帖同日得大汗而愈 丹谿治一人因勞役發嗽得瘧瘧又服

發散約變為發熱舌短語言不正痰吼有聲脈洪澀似滑先用獨參湯加竹瀝二蛤殼一服後吐膠痰古本正後

用黃耆人參湯半月愈 一婦病瘧三日一發食少經不行已三月脈無時寒議作虛寒治疑誤再診見其梳洗

言動如常知果誤也經不行非無血為痰所凝脈無非氣血衰乃積痰生熱結伏其脈而不見耳當作實熱治與

三化丸旬日後食進脈出帶微弦謂胃氣既全雖不約瘧當自愈而經行也今淡滋味果應 一婦瘧瘧月餘間

日發於申酉頭與身痛寒多喜極熱辣湯脈伏回慘睡作寔熱治之以十棗湯為茶粥九黍米大服十粒津嚥日

三次令淡飯半月大汗愈 一婦人病因哭子變瘧一日五六作汗如雨不吐脈微數疲甚無邪可治陰虛陽散

命在旦夕遂用參朮二兩白芍一兩黃耆半兩炙甘草二錢作四大劑服之而愈

痢疾門

痢疾論

喻昌曰痢疾一證難言之矣在靈素謂之腸澼亦曰滯下金匱以嘔吐噤下利列為一門蓋以三者皆足陽明胃手陽

明大腸所生之病也。至其所論下利則皆傷寒論中厥陰經之本證與二陽明嘔吐噦同列之義殊不相合。觀其論中厥與利每每並言。始先即云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臟氣絕於內者下利不禁。是則厥而且利為虛寒之極。所以反能食者則死。反發熱者不死。若痢證則能食者不死。發熱者不生。何其相反。若是耶。此必金匱嘔吐噦之下。脫失下痢一證。乃取傷寒厥陰下利之文補入其中。後人屢試不驗。投杼而起者多矣。夫冬月傷寒之下利與夏秋傷暑濕熱之下痢。而可藉口仲景漫言治法哉。後人以其無師之智。各呈偏見。或得於目之所擊。手之所試。分播廣傳。終不可以為法。乃遂謂瘧痢無正方也。醫事之偷何遂至此。昌謹以黃岐仲景之法擬議言之。在內經冬月傷寒已稱病熱。至夏秋熱暑溼三氣交蒸互結之熱。十倍於冬月矣。外感三氣之熱而成下痢。其必從外而出之。以故下痢必從汗先解其外。後調其內。首用辛涼以解其表。次用苦寒以清其裏。一二劑愈矣。失於表者。外邪但從裏出不死不休。故雖百日之遠。仍用逆流挽舟之法。引其邪而出之於外。則死證可活。危證可安。治經千人。成效歷歷。可紀。按金匱有云。下痢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夫久痢之脈深入陰分。沉瀉微弱矣。忽然而轉弦脈。純是少陽生發之氣。非用逆挽之法。何以得此。久痢邪入於陰。身必不熱。間有陰虛之熱。則熱而不休。今因逆挽之勢。逼其暫時燦熱。頃之邪從表出。熱自無矣。久痢陽氣下陷。皮膚乾澀。斷然無汗。今以逆挽之法。衛外之陽。領邪氣同達於表。而身有汗。是以腹中安靜。而其病自愈也。昌豈敢用無師之智哉。又有驟受暑濕之毒。水穀傾囊而出。一晝夜七八十行。大渴引水自救。百杯不止。此則腸胃為熱毒所攻。頃刻腐爛。此之誤食也。豆鉛粉。其烈十倍。更用逆挽之法。迂矣遠矣。每從內經通因通用之法。大黃黃連甘草一晝夜連進三五十杯。俟其下利上渴之勢稍緩。乃始平調於內。更不必挽之於外。蓋其邪如決水轉石。乘勢出盡。無可挽耳。更有急開支河一法。其邪熱之在裏者。奔迫於大腸。必鬱結於膀胱。膀胱熱結。則氣不化。而小溲短赤。不用順導而用逆挽。仍非計也。清膀胱之熱。令氣化行而分消熱勢。則其挽也。仲景謂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夫氣者膀胱之化也。反從大腸而出。當利其小便。非急開支河之謂乎。然而水出高源。肺不熱則小便自行。肺與大腸為表裏。大腸之熱皆因肺熱所移。尤宜用辛涼之約。先清肺之化源矣。金匱有下利肺痛者。紫參湯主之。氣利訶黎勒散主之。後人疑二方非仲景之方。詎知腸胃有病。其所關全在於肺。本草謂紫參主心腹中積聚。療腸胃中熱。通九竅。利大小便。仲景取之。固通因通用之意也。訶黎勒有通有塞。通以下涎液消宿食。破結氣。澀以固腸。脫仲景取之。亦通塞互用之。

意也。又可見肺氣不通而痛，則急通其雍。大腸之氣墜而逼迫，則通塞互用。而緩調其道矣。嗟乎！內經之法，無可下手者。求之金匱，金匱下利之法，無可下手者。求之自心，寤寐之神，轉覺金匱之法，一如指掌。可惜少壯光陰虛擲。今老矣，不能進步矣。特揭鄙言，為後人深入之一助。再按治瘧之法，當從少陽而進退其間。進而就陽，則從少陽為表法固矣。乃痢疾之表，亦當從於少陽。蓋水穀之氣由胃入腸，疾趨而下。始焉少陽生發之氣不伸，繼焉少陽生發之氣轉陷。故泛而求之三陽，不若顯而求之少陽。俾蒼天清淨之氣，足以升舉水土物產之味，自然變化精微，輸泄有度。而無下痢奔迫之苦矣。況兩陽明經所藏之精液，既以下泄，尤不可更發其汗。在傷寒經禁明有陽明禁汗之條，而金匱復申下利發汗之禁，謂下利清穀，不可攻表。汗出必脹滿。蓋以下利一傷其津液，發汗再傷其津液，津液去則胃氣空而下出之濁氣，隨汗勢上入胃中，遂成脹滿。求其下利，且不可得，豈非大戒乎？所以當從少陽半表之法，緩緩通挽，其下陷之清氣，俾身中行春夏之令，不致於行降耳。究竟亦是和法，全非發汗之意。津液未傷者，汗出無妨。津液既傷，皮間微微得潤，其下陷之氣已舉矣。夫豈太陽外感風寒，可正發汗之比乎？又豈太陽陽明合病下利，可用葛根之比乎？噫，微矣微矣。治痢用通因通用之法，亦有金鍼蓋火濕熱之邪奔迫而出，止宜用辛寒之藥。如大小承氣之類，方書每雜以溫中厚腸胃之藥，是欲為火濕熱立幟也。其熟辨之。內經曰：腸澼，便血，身熱，則死。寒則生。又曰：腸澼下白沫，脈沉則生，浮則死。腸澼之候，身不熱，脈不懸絕，滑大者生。懸澼者死。以藏期之。又曰：陰陽虛脫，腸澼死泄，而奪血脈沉微，手足逆冷，皆難治。脈經曰：腸澼下膿血，脈沉小，留連者生。數大發熱者死。又腸澼筋攣，脈細小，安靜者生。浮大堅者死。噤口痢，乃胃中濕熱之毒，熏蒸清道而上，以致胃口閉塞，而成噤口之證。亦有誤服溫熱之藥，而邪氣停於胃口者。用人參石蓮子等，煎服強押，但得一口下咽，虛熱即開。更以二者為未頻頻服之。治噤口痢，多有黃連者。此正治濕熱之藥，苦而且降，不能開提。況非胃虛所宜，昌故不敢取用。有用田螺搗如泥，納臍中，引火熱下行最妙。但藥數宜一開一降，未可徒恃一法。有用丁香砂仁之屬，以火濟火，則殺人之事矣。休息痢者，乃乍作乍止，或因邪氣未嘗盡，遂止而復作者是也。或初愈，忘食厚味，及妄作勞，皆能致之。金匱云：下利已瘳，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休息痢止而不止，正氣既虛，邪復不盡，未可言下。此證止之已久，其正已復，其積未除，故須下之。原病式云：白痢既非寒證，何故服辛熱之藥？亦有愈者。蓋辛熱之藥能開發腸

胃鬱結使氣液宣通流濕潤燥氣和而已此特其一端也其有先實通洩或因涼藥太過脈微沉細四肢厥冷即宜溫補升陽益胃理中之屬至云緊不可用熱藥亦非通變之精妙也 機要云後重則宜下腹痛則宜和身重則除溼脈弦則去風膿血稠粘以重刺竭之身冷自汗以熱約溫之風邪內結宜汗之驚澀而痢宜溫之 仲景治下痢可下者悉用承氣湯大黃之寒其性喜走佐以厚朴之溫善行滯氣緩以甘草之甘飲以湯液灌漑腸胃滋潤輕快積行即止 凡先瀉而後痢者逆也復通之而不已者虛也脈微遲宜溫補脈弦數為逆主死產後痢亦宜溫補腹痛因肺金之氣鬱在大腸之間者以苦梗發之後用痢約 肛門痛熱留於下也初病身熱脈洪大宜清之黃芩芍藥湯病人身冷自汗宜溫之理中湯 下血者宜涼血活血當歸黃芩桃仁之類風邪下陷者宜升提之溼熱傷血者宜行溼清熱 下墜甚常積中有紫黑血而且痛甚者此為死血用桃仁滑石行之 血痢久不愈者屬陽虛陰脫用八珍湯加升舉之藥甚有陣陣自下手足厥冷脈漸微細此為元氣欲絕急灸氣海穴用附子理中湯稍遲之則死 凡純痢純血者如塵腐色者如屋漏水者大孔開而不收如竹筒唇如硃紅者俱死如魚腦髓者身熱脈大者俱半死半生 久痢血脈沉澁諸約不效以十全大補湯加薑棗少入蜜煎服 律三條凡治痢不分標本先後緊用苦寒者醫之罪也 以腸胃論大腸為標胃為本以經脈論手足陽明為標少陽相火為本故胃受溼熱水穀從少陽之火化變為惡濁而傳入於大腸不治少陽但治陽明無益也以少陽發生之氣傳入土中因而下陷不先以辛涼舉之徑以苦寒奪之痢無止期矣 凡治痢不審病情虛實徒執常法自恃額門者醫之罪也 寔者邪氣之寔也虛者止氣之虛也七寔三虛攻邪為先七虛三寔扶正為本十分寔邪即為壯火食氣無正可扶急去其邪以留其正十分虛邪即為淹淹一息無寔可攻急補其正聽邪自去故醫而不知變通徒守家傳最為誤事 凡治痢不分所受溼熱多寡輒投合症丸約誤人者醫之罪也 痢由濕熱內蘊不得已用苦寒瀉滯宜煎不宜丸丸藥不能滲滌且多夾帶也亟輕粉定粉硫磺礞砂甘遂芫花大戟牽牛烏梅粟殼之類即使病去藥存為害且大況病不能去毒烈轉深難以復救可不慎耶

金匱小柴胡去半夏加枳實是湯

見癰

昌按此方乃少陽經半表半裏之的藥原用半夏之辛溫半兼平表今

改用枳實之涼苦半兼平裏退而從陰則可進而從陽不勝其任矣然不必更求他約但於柴胡增一倍二倍

